

尚
論
後
篇



尙論後篇卷之二各篇目錄

合論各篇

計十三篇

真中各篇

計論三篇

小兒附篇

計論三篇

治法三例

會講附篇

計六會

問答附篇

計十六答

尙論仲景傷寒論合論四時并各症小兒卷之二

西昌喻

昌嘉言

黎川陳守誠伯常重梓

尙論四時

冬

天干始於甲、地支始於子、故尙論四時以冬爲首。凡春夏秋三時之病皆始於冬、故也。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者、法天之閉藏、與民休息、俾無天札也。然而高人踰雪空山、而內藏愈固。漁父垂釣寒江、而外邪不侵、以藏精爲禦、寒乃稱。

真。禦寒矣。內經謂冬不藏精。春必病溫。諄諄垂誠。
後世紅爐煖閣。醉而入房。反使孔竅盡開。內藏發
露。以致外寒乘間竊入。所以傷寒一症。最凶最多。
仲景於春夏秋三時之溫熱病。悉以傷寒統之者。
蓋以此也。吾人一日之勞。設不得夜寢。則來日必
加困頓。農夫一歲之勞。設不爲冬藏。則來年必至
缺乏。況乎萬物以春夏秋爲晝。以冬爲夜。至冬而
歸根伏氣。莫不皆然。豈以人爲萬物之靈。顧可貿
貿耶。特首揭之。且以動艮土之瞿瞿也。
瞿音厥

春

天地之大德曰生。德流化溥而人物生焉者也。春
秋首揭春王正月。雖重王道而天德人理統括無
餘。春於時爲仁。仁者人之心也。故生而勿殺。予而
勿奪。賞而勿罰。心上先有一段太和之意。然後與
和風甘雨。麗日芳時。百昌庶類。同其欣賞。一切乖
戾之氣。不驅自遠。更何病之有哉。乃縱肆輩。日飲
食於天地之陽和。而不禁其暴戾恣睢之習。此其
心先與凶惡爲伍。凡八風之邪。四時之毒。咸得中
之。及至病極無奈。乃始忍性以冀全生。終屬勉強。
而非自然。如石壓草。逢春卽芽。如木藏火。逢鑽卽

出。惟廓然委順。嗒然喪我者。病魔潛消。而精氣漸長。猶爲近之。故法天地之生以養生者。爲知道也。○風者。善行易入之物。爲百病之長。大率風之傷人。先從皮毛而入。以次傳入筋骨臟腑。內虛之人。與外風相召。如空谷之應響。大塊之噫氣。未動而已先覺。若星搖燈閃。可預徵者。故體虛之人。避風如避箭石。偶不及避。當睜努以捍其外。熱湯以漑其內。使皮毛間津津潤透。則風邪隨感卽出。不爲害矣。然外雖避風。而內食引風之物。而招致尤爲不淺。善治風者。必權衡於風入之淺深。逐節推引。

而出。然亦須兼治痰。痰不堵塞竅隊。則風易出也。至于痰熱積盛。有自內生風之候。則與外感之風迥隔天淵。若以外感法治之。如羌防之屬。則內愈虛。風愈熾。每至不起。與內傷病以外感藥治。其悞同也。

夏

熱者天時之氣也。暑者日之毒也。濕者地之氣也。夏月天時本熱。加以地濕上騰。是以庶類莫不繁茂。然而三氣相合。感病之人。爲獨多。百計避之。不免。亦惟有藏精一法可恃耳。昌謂夏月藏精。則熱

邪不能侵。與冬月之藏精而寒邪不能入者無異也。故春夏秋三時之病皆起於冬。而秋冬二時之病皆起於夏。夏月獨宿兢兢隄防。金水二臟尤爲損身儀戎矣。每見貴介髫齡之子。夏月出帷納涼。暗中多開慾竇。以致熱邪乘之。傷風咳嗽。漸成虛矣。祛疔瘦等病者甚多。有賢父兄者。自宜防之於早矣。

人之居卑隩。觸山嵐。冒雨暘。着汗衣。卧冰簟。飲凉水。食瓜果。受內鬱。皆能使濕土受傷。若以秋瘡。但爲受暑遺却太陰濕土受傷。一半至冬月咳嗽反

以爲受於濕而以燥治之不爲千古一大悞耶夏
月汗多真陽易散津少真陰易消爲內傷諸病之
始。

秋

金繼長夏濕土而生其氣清肅天香徧野地寶垂
成月華露湛星潤淵澄酷熱之後得此高秋薦賞
與嚴寒之後而得陽春敷和同爲一歲不可多得
之日蓋金性剛金令嚴繁茂轉而爲蕭疎矣煥熱
轉而爲清冷矣以故爲時未幾而木萎草枯水落
石出時愈冷則愈燥以火令退氣已久金無所畏

而得以自爲也。故燥金之令不可傷。傷之則水竭。液乾。筋急。爪枯。肝木暗摧。去生滋遠。故凡肝病之人。宜無擾無伐。以應木氣之歸藏。木氣歸藏。燥金卽能萎其枝葉。而不能傷其根本。及秋金纔生。冬水早已庇木之根。以故木至春而復榮者。榮於冬月之胎養也。夫生中有殺。殺中有生。亦自然而然之理。人在氣交之中。能隨天地自然之運。而爲節宣。則不但無病。而且難老。豈舍此而更有延年之術哉。若夫燥金自受之邪。爲病最大。以夏火之尅秋金。爲賊邪。故暑熱濕之令。金獨傷之。暑熱濕之

病金獨受之。古人於夏月早已淡泊滋味。惡其濕熱傷肺。且不欲以濁滯礙清道也。然形寒飲冷。尤爲傷肺。雖夏月之乘涼。亦不可過。況入秋已深。尙啖生冷。冒風露而無忌。寧不致肺之病耶。故夏三月所受之熱。至秋欲其散。不欲其收。若以時令之收。兼收其熱。則金不生水。而轉增燥。安得不爲筋脈短勁。濁渴枯損之導。爲冬月咳嗽之根耶。

論治病必本於四時

飡泄病。旣謂春傷於風。夏生飡泄矣。又曰長夏兼病洞泄寒中。又曰逆秋氣者。冬必飡泄。其言錯出。

無定。人不易會。不知病名雖同。而其因風因濕因寒。則各不相同。故治病不本於四時。無能治也。

春傷於風夏生飡泄解

春傷於風。夏生飡泄。從來解說不明。昌謂風邪傷人。必入空竅。惟腸胃爲最。所飡之食。由胃入腸。胃空而風居之。少頃糟傳去。腸空而風亦居之。風旣居於腸胃。則其導引之機。如順風揚帆。不俟脾之運化。食入卽出。以故飡已卽泄也。不知者以爲脾虛完穀不化。用長夏洞泄寒中。及冬月飡泄之法。反以補脾剛燥之藥。助風性之勁。有泄無已。每至

束手無策。倘知從春令治之。仍以桂枝領風從解。肌而出一二劑可愈也。識此意者。雖三時之傷於風者。亦可會而通之。

夏傷於暑長夏傷於濕秋必咳嗽解

自二月以至七月。地氣動則濕用事。自八月以至正月。地氣靜則燥用事。所以春夏多病瘧者。可知傷熱傷暑。未有不傷濕者也。所以秋冬多有咳嗽者。傷風傷寒。未有不兼傷燥者也。

秋傷於燥冬生咳嗽解

秋月之金生。冬月之水。然金必寒。始能生水。水必

冷始不爲痰。故冬月之咳嗽必由於秋令之燥也。然而夏月化土之氣不先傷於肺。則秋月何燥之有。昌故謂秋冬二時之病皆始於夏。夏月藏精則熱邪不能侵也。夫池沼之間暑且不到。豈有內藏之泓然真水而暑熱之邪得傷其肺者哉。故火邪不能燦金而金始冷也。金寒則氣清而不上逆。水冷則質清而不成痰。更何咳嗽之有哉。

論內經四時主病之脫悞

內經云春傷於風夏生飡泄夏傷於暑秋必痃瘕秋傷於濕冬生咳嗽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春冬二

季風寒之病可無疑矣。其夏傷於暑。秋必痰瘧。一語釋云暑汗不出。至秋涼氣相薄。而爲寒熱往來之瘧。蓋以經文原有當暑汗不出者。秋風成瘧之說。故引之而爲註。不知於理欠通也。夫夏月之暑。合於長夏之濕。始爲秋時之瘧。所以瘧症名曰脾寒。由傷於長夏之濕。土爲多。若謂專屬傷暑。則人之深居靜攝。未嘗傷暑。秋亦病瘧者。又謂何所傷耶。至秋傷於濕。冬生咳嗽。一語釋云秋傷於濕。濕蒸爲熱。熱者火也。至冬寒與熱搏。當爲咳嗽之症。則牽強不通之極矣。夫濕無定體者也。春夏日風

熱之濕。秋冬曰涼寒之濕。惟夏月之暑熱濕。三氣相合。始可名之爲熱。豈有至秋之涼。而反蒸爲熱之理。況乎濕者水類。所以水流濕也。燥者火類。所以火就燥也。指燥爲濕。是指火爲水矣。顛倒不已。甚乎。今爲正經文之脫簡。增入一語曰。春傷於風。夏生飡泄。夏傷於暑。長夏傷於濕。秋必痃瘕。秋傷於燥。冬生咳嗽。則六氣配四時之旨。燦然中天矣。加長夏之濕。而秋病之源始清。易秋月爲燥。而諸家指爲熱火之訓。亦不謬。請再以素問之青明之素問云。天有春夏秋冬之四時。金木水火土之五

行於生長化收藏而寒暑燥濕風火之六氣從茲而生焉。蓋春屬風木主生。夏屬熱火主長。夏屬濕土主化。秋屬燥金主收。冬屬寒水主藏。可見造物全賴濕土生化之一氣。而木火金水始得相生於不息。雖土無正位。四季之中各分旺一十八日。然無長夏十八日之土。則相生之機息矣。故長夏之土爲生。秋金之正土。春秋冬之分隸者。不得與之較量也。此義旣明。則秋月燥金主收之義始明。而冬月之咳嗽爲傷秋金之燥。不爲傷秋之濕也。亦自明矣。再觀素問云。逆春氣則傷肝。木不能生。